

百家
随笔

风光带的春天

□贺有德

风摇醒冰冷的山水,雨濡湿干硬的血脉,阳光驱寒,花草着色,春天就迫不及待来了——尽管冬天的影子还隐隐约约。

听到了春的消息,城里郊外,人们从高楼、小区、民屋里走了出来,走向小城新辟的沿河风光带,来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宽阔平坦的马路,平缓宁静的小河,俨然情侣,相依相偎,曲折、起伏,婉转缠绵,迤逦向前。常绿的古香樟、桂花树、迎春藤、万年青,高的,依然撑起绿伞;低的,仍然镶着绿边。河边,硕长的杨柳,远看枝丫丫丫,剑指苍穹;走近了,叶芽儿绿绿的,嫩嫩的,茸茸的,贴满枝头。很快,垂下绿条儿,宛如碧玉妆成,出落得袅袅婷婷,舞动起春天。

鲜嫩鲜嫩的小草,从草丛里悄然钻了出来,一小片一小片,婴儿般地睁开了眼,好奇地望着这个世界,顽皮地笑着。仿佛大写真,一笔一笔浸染,草草“没马蹄”了;春风吹来,魔术般,奇迹般,水满河,绿满坡。

在一本书里读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佚事: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雨声哪里听不到?写出《虞美人·听雨》的蒋捷的一生,“歌楼上”的少年,“客舟中”的中年,“僧庐下”的晚年,赋雨声以不同的人生态度。我们这平常人未必那么敏感雅致,但听雨是没有问题的。铁皮屋顶下,雨如奔马;柏油路上,雨如爆米花;深谷亭榭,雨如竖琴;荷花荡里的采莲船,雨带鲜活的芳香。雨打芭蕉,干脆被衍为家喻户晓的广东音乐名曲。

朱光潜先生作为房屋的主人,为了听雨,刻意把枯叶积存在地面,一定有道理。我为了试验,沿着散步者开辟的山间小道独行,不带伞,以便谛听。时值秋深,穿晴雨两用夹克,发上颊间落下雨点,有“无边丝雨细如愁”的意趣。此处位于旧金山海湾东部,辽阔的秋林以色谱齐全著名。城市街上的落叶每一星期或两星期一次被带大扫帚和滚筒的卡车带走,这里不然,旧的落叶在泥土变为腐殖质,新

岸上,梅花、木棉、海棠、桃花,花枝横斜,风姿绰约,次第铺色,春天就迫不及待来了——尽管冬天的影子还隐隐约约。听到了春的消息,城里郊外,人们从高楼、小区、民屋里走了出来,走向小城新辟的沿河风光带,来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宽阔平坦的马路,平缓宁静的小河,俨然情侣,相依相偎,曲折、起伏,婉转缠绵,迤逦向前。常绿的古香樟、桂花树、迎春藤、万年青,高的,依然撑起绿伞;低的,仍然镶着绿边。河边,硕长的杨柳,远看枝丫丫丫,剑指苍穹;走近了,叶芽儿绿绿的,嫩嫩的,茸茸的,贴满枝头。很快,垂下绿条儿,宛如碧玉妆成,出落得袅袅婷婷,舞动起春天。

鲜嫩的嫩的小草,从草丛里悄然钻了出来,一小片一小片,婴儿般地睁开了眼,好奇地望着这个世界,顽皮地笑着。仿佛大写真,一笔一笔浸染,草草“没马蹄”了;春风吹来,魔术般,奇迹般,水满河,绿满坡。

在一本书里读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佚事: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雨声哪里听不到?写出《虞美人·听雨》的蒋捷的一生,“歌楼上”的少年,“客舟中”的中年,“僧庐下”的晚年,赋雨声以不同的人生态度。我们这平常人未必那么敏感雅致,但听雨是没有问题的。铁皮屋顶下,雨如奔马;柏油路上,雨如爆米花;深谷亭榭,雨如竖琴;荷花荡里的采莲船,雨带鲜活的芳香。雨打芭蕉,干脆被衍为家喻户晓的广东音乐名曲。朱光潜先生作为房屋的主人,为了听雨,刻意把枯叶积存在地面,一定有道理。我为了试验,沿着散步者开辟的山间小道独行,不带伞,以便谛听。时值秋深,穿晴雨两用夹克,发上颊间落下雨点,有“无边丝雨细如愁”的意趣。此处位于旧金山海湾东部,辽阔的秋林以色谱齐全著名。城市街上的落叶每一星期或两星期一次被带大扫帚和滚筒的卡车带走,这里不然,旧的落叶在泥土变为腐殖质,新

萨克族人在各自首领的带领下,由新疆巴里坤为起点,开启了“东迁进入甘肃”的序幕。他们四处游牧,居无定所,生活非常艰难。直到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阿克塞地区也随之获得安宁。1954年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成立,驻地博罗转井镇,后来又从别处迁来一部分人,投身于自治县的生产生活中,建立起机关办公室、民族贸易商店、学校、医院、影剧院等,使这里一派欣欣向荣。不过,由于阿尔金山山脉含有大量放射性元素,加之地势高寒,气候恶劣,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无法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从建县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牧民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吃水难、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98年,县政府驻地由博罗转井镇迁至海拔更低条件更好的红柳湾镇,博罗转井镇逐渐沉寂了下来。

但是,历经四十多年,很多人在这片小地方生活过,从出生到长大,从工作到结婚生子,从居无定所到居家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一些人平静地离去,更多生命喧闹着迎接新世界。传承悠久的哈萨克族人文历史、浓郁的哈萨克族美食、丰富的哈萨克族民俗,以及各民族团结奋进、和睦相处的画面,都深深地烙在阿克塞人的心上。老县城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发展历史,让一些有志之士将目光牢牢盯在这里,思考它的发展之路,尝试让它以一种形式或者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2015年,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在博罗转井老县城拍摄,演绎了小镇当年曾经因石油开发而带来的繁华,以及老县城行政机构、街道、住宅、学校、医院、工厂、电影院在一派

明媚的春阳里,游人如织。年老的,三三两两,彼此望望,须发苍苍,却笑容满面。年轻的推着婴儿车,婴儿甜甜的笑脸,宛如暖暖的春阳。太阳照着,悠闲地走着。走了多久?脱下了冬衣,和冬天说再见了,忽然舒爽了。走了多远?太阳晒人了,全身发热,有汗珠渗出。走向圆形花坛,或四角凉亭,甚至,去树阴下坐下来,望着那群活蹦乱跳的孩子。

一群孩子,像一群鸟叽叽喳喳,风光带“撒野”来了。风光带成了花果山,树下,草地,花坛,凉亭,呼朋引伴,追赶吵闹。最热闹的,是放风筝:五彩缤纷的风筝,从孩子们手里飞上了天,凭借着风力,越飞越高。孩子们边跑边放,边放边跑。一不小心跌倒了,又是一串欢快的笑声——那是早春的旋律。

鸭子从民屋里钻出来,一路小跑,或自由落水,或以蛙泳的姿势跃入水中,“嘎嘎嘎——”河面顿时热闹起来。不时,头插入水中,有顷,抬起来,轻轻摇晃;或者,一个下潜,在不远处冒出来,拍拍两翅;大多时候,结伴而游,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着鸭语,悠然、闲适。春江水暖,鸭们先知。水波如着了色的光圈,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在河面扩散,不停地扩散,扩散到春天里。

鸭们的鸭语吸引了游人,鸭们下水的对面,正是水上乐园。河岸的几株垂柳下,系着玲珑精致的游船。手拉着手,抱着孩子的,一阵疯跑的,涌向乐园,坐上游船,荡起双桨,划向小河中心,与鸭们相会。望着鸭们沉下水浮上来,欢快地鸣叫,优雅地游行,游人乐了,纷纷拍照;看着游船跟随着自己,游人欢声笑语,鸭们乐了,“嘎嘎嘎——”唱得更欢,甚至拍动翅膀,醉倒在河面上,醉倒在春天里……

在这花的王朝,花草竞发,绽放着生命的色彩。行走在春天,行走在沿河风光带,忽然想起白居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来。拉着春天的手,吹着春天的风,和着春天的节拍与大自然的律动,生命自然充盈起来,生动起来,美丽起来!

地保护满地的梧桐叶,让它们为即将奏鸣的雨——这美妙的天籁作为最初的铺垫。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这样听雨。抗战时期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教室极为简陋,只是土墙加铁皮屋顶,师生上课时,雨打在铁皮上,叮叮当当,喧闹非常,老师扯着嗓门喊,学生还是听不清楚。由此经济系的教授陈岱孙踏上讲台,雨正大,他干脆下令:“停课,听雨。”到抗战中期,学校经费困难,部分教室的铁皮屋顶被拆下变卖,换成茅草。于是,雨声换成簌簌、噗噗。

想到这里,抬起头时正对墙壁上的日历牌,我每天从它撕下一张纸片,它难道不是生命之树的“落叶”?这一意象至少蕴含两个意思:第一,生老病死,乃是包括人与树在内的生物的自然律,萎谢是不可变易的逻辑。而脱离人力驾驭的“雨”,是“命运”的隐喻。我们要做的,是凭借日历的“落叶”,和“雨”合作,生产美妙的旋律。第二,落叶愈厚,雨声越耐听。按此一说,老年具备欣赏雨声的潜质最多,我们且在落叶成山的林边,置一茶几,雨来时,缓缓沏茶,倾听,倾听。

春到江南马兰香

□蔡亚春

“小皮球,小花篮,六里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立春未到,东风还在路上,马兰就在孩子们的这首童谣声中钻出坚硬的冻土了。马兰天生灰头灰脸,田埂、屋角、芦苇边经常有它们的身影,一丛丛,一簇簇,匍匐在地。跟有时时鲜蔬菜的竹笋相比,它缺少挺拔的身姿;即便是跟青菜、韭菜相比,它也是个头矮小,相貌平平。但它绝对是江南老百姓春天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新鲜货。

马兰常见的吃法是做拌菜。母亲买来马兰拣去黄叶、烂叶,掐去老根,在开水里焯熟,沥干水分,剁成碎末,再加入些生姜末,浇上热油,撒点盐花,搅拌均匀就可以上桌了。有人还会淋几滴芝麻油,但母亲基本不用。她说,真正的马兰,就是吃它那种凉凉的、有一点点苦的味道。芝麻油香会掩盖掉马兰纯真的味道。有时马兰量少,就会加入一些香干,香干也剁成碎末,搅拌均匀。香干马兰青如翡翠、白如玉莹,煞是赏心悦目。吃马兰得万分小心,筷子插进碗里,小心夹住一撮马兰,轻轻平移送入口中,如果筷子不小心倾斜,马兰碎末撒落下来,就很难再捡起入口。清明前后,日头一天天长,雨水也多了,浸润了雨露的马兰特别特别,母亲就用马兰和大蒜一起清炒,只需加点油盐,马兰那股野味就会满屋飘散开去。

“挑马兰,最好用斜齿钎,趁手。”每到马兰上市,母亲就会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挑马兰的往事。母亲说的斜齿,是以前农村里挑草用的带点斜面的宽刃短柄小铲。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叶

刘聪慧天生就是个美人胚子。

刘聪慧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在纺纱厂做了近三年的财务工作,是个出纳。见到人,她一笑两酒窝,也不怎么说话,却把人的魂儿勾走。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地甩在身后,鸭蛋脸,柳叶眉,皮肤细腻,吹弹可破。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大姐到财务室办事,见到刘聪慧,讶然不已,连呼小小纺纱厂的财务室,居然卧藏如此标致女儿家,热情询问是否已经婚配,是否可以给她介绍对象。刘聪慧说,我还要学习充实自己。财务是门大学问。我财务专校毕业,从学校学到的那点儿知识,结合实际显得有点不够用,先不考虑个人问题。引得对方啧啧连连。

那个夏天,正是满大街风靡布拉吉裙子的时候,就是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过的飘逸短裙,街面上常可见到三五成群的女孩子们穿裙而过,伴着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它不仅是时尚的风向标,更多体现在思想觉悟高低上。无数个夜晚,在梦里,刘聪慧穿着布拉吉翩然在人前,引发阵阵惊呼。

布拉吉是由的确良布料做成的,买的确良布料需要布票。布票倒并不奇缺,资金却捉襟见肘。做一件布拉吉至少需要九尺布,一尺布五毛钱,还有裁剪手工费,杂七杂八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目了,刘聪慧一个月工资也才十三元钱。奶奶常年养病,爸爸腰椎不好,家里的日常开销要由刘聪慧分担一部分才行。这就难住了她。

刘聪慧心思缜密,她开始从嘴上节省,一切开销精打细算,个把月后,居然攒够了买布料的钱。她的笑容每天在脸上闪现。可惜,街面上开始紧缺的确良布料了,这让刘聪慧不由起了嘴泡。在某个阴天,她在百货公司门前突然看到有人排队,经打听,才知是新到的的确良布料。刘聪慧激动得脸红了,赶紧把自己也夹在队伍中。轮到刘聪慧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刘聪慧蹲踞了。售货员问,你买不买?不买后面有人买。刘聪慧急了,只好买了。

一尺布好够什么用的?真是费尽思量,到底,还是让刘聪慧想出了法子,找裁剪师傅给做了条内裤。走在街上,刘聪慧怎么也体会不到那股爽劲儿,谁知道我穿了条的确良布料的内裤啊?

刘聪慧常站在镜子前发呆,她左扭身,右旋转,想象布拉吉穿在身上的样子。让她郁闷的是,她的几个昔日同窗都穿上了布拉吉,她们问她为何也没做一件,把她刺得没话可说,跺脚走开了。她时常把牙齿咬在下唇上,也不爱说笑了。

日历一页页翻过,刘聪



慧一门心思埋头做账。不久,她终于买上了的确良布料,做了条布拉吉裙子。当天,她放弃了骑车上班的习惯,改坐公交车,下车后再步行到厂里。她一路低着头,不时听得到路人的惊呼。那天进出办公室,刘聪慧感觉就像踩在棉絮里,行走在云端中。原因很简单,布拉吉裙让她露出半截小腿,她变得不会走路了。她很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导致她不敢抬头看人,甚至不敢与人对视。

不用问她也知道,那天所有可遇到的目光,全聚焦在了她的身上。她的脸热得要命,偷偷用手摸,感觉滚烫的。刘聪慧从没有过这种窘迫,这让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算盘在她手中根本不听使唤,她的眼睛游离着,不知该往哪儿放。回到家,刘聪慧感觉脖子生疼,她用手捏,使劲儿捏,知道那是低头怕羞给弄的。

她手上拿着脱掉的布拉吉,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陷入沉思,思量以后还要不要穿布拉吉。几天后上班,她恢复了往常的穿戴。骑在自行车上,她突然感觉到一丝委屈。

夜里,刘聪慧失眠了,她思谋着,如何把那几笔账的痕迹消除掉,如何堵上窟窿。后来,她翻出了那条布拉吉裙,原本想一条条把它撕扯开,临了却只是轻抚着,默默流下几行泪水……



探访博罗转井镇

□陈大贵

沿国道215线一直向西,在海拔2800米处的阿尔金山北麓、博罗转井沟西岸,有一个面积仅1.2平方公里的小镇,像一位害羞的少年般蜷缩在高山和戈壁之间,安静祥和。这就是甘肃省酒泉市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老县城旧址博罗转井镇,也是前几年热映的电影《九层妖塔》里怪兽出没的石油小镇,更是曾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阿克塞各族群众心底美好的记忆。

阿克塞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北靠敦煌,西临库木塔格沙漠,是河西走廊名副其实的“走廊尽头”,它多条交通线路连接起甘肃、青海与新疆的交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世纪三十年代,为躲避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压迫和剥削,一万多名哈

出来的。”

母亲挑多少马兰才能换回我和妹妹的学费,我没法计算。但我发现,母亲的手掌变黑了,红润的两颊长满了大块冻疮。

小时候乡下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别人在挑马兰,我跟着看上几眼,就摩挲擦单干了。挑马兰是耐着性子漫长的煎熬。有时,穿过几条田埂,弯了几次腰才能挑到十朵八朵马兰。当马兰积聚几百朵、上千朵时,秤砣有了分量,我就有了换取麻尖、油炸糕、看小人书的本钱。当马兰一点点装满菜篮时,我便飞奔回家,如同踏上了一条通向快乐的阳光大道。一篮马兰大概可以换一两元。一个春天,我可以积攒几元,这对于我来说可是一笔大收入。我嚼着零食,不慌不忙地在小人书摊前挑挑选选,租一本一毛钱,省下来的零钱,我会夹在一个纸做的小包内,小心藏好,时常偷偷掏出来数一数,那种快乐像电流霎时传播全身,幸福得实在难以言表。

前几年,上小学的儿子要写挑马兰的作文,我陪他回了一趟老家。以前的田地变成了公园工厂,田埂没有了,马兰也不见了踪影。我们找了许久,才在刚刚建成的生态园里发现了几朵。儿子小心翼翼地挑了一朵,那股久违了的淡淡香味立即钻进了我的鼻孔,渗透进心肺。

我将这朵马兰带回来夹在书本里,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书成一朵马兰,在田野里自由呼吸,生长,孩子们勾着脚,拍着手,欢快地唱着:“小皮球,小花篮,六里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